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
###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拷梅香一訊知情

詞曰：主婢相逢，今朝翻轉真悲慟。憑天播弄，墜落釵頭鳳。還想興戎，巧語將情控。真惶恐，一場春夢究竟成何用？——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愛珠聞知夫人根蒂，遂將自己始末假言說明。便道：

「夫人既是無瑕，怎麼公然受我磕頭？」春杏道：「他做人最謙虛，連我們都不當丫鬢看待，何況小姐？昨晚一定不知，我去對他說，看是如何。」遂到房艙對夫人道：「昨日付來的原來就是愛珠小姐，夫人可知道麼？」夫人道：「休得胡說，聞小姐嫁在利家，公公現任為官，如何賣身？」春杏道：「他說公公做官清廉，巡按貪酷，無銀送他，被他拿訪，一門處死，還將他與小燕官賣銀八十兩。夫人不信，喚來一問便知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小姐，如何說喚，快去請來。」春杏出去，果同小姐進來。夫人一見，忙道：「原來果是小姐，奴家不知，多多得罪。賤體虛弱，不能起牀，望小姐恕罪。快請小姐坐了。」

小姐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只怕不好坐得。」夫人道：「小姐何出此言？昨晚限於不知，已經開罪，今既知道，奴家倒無坐位，小姐如何反說。一到家即送小姐到員外院君處便了。」

小姐道：「多蒙夫人厚情，感戴不盡，若說送我回家，我是斷斷不去的。但願與夫人始終相同罷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小姐果肯與奴家終身相敘，是極妙的了。奴家情願虛左以讓。」

兩個說話，倒也投機，原來一個是真心，一個是假意。彼時愛珠寶無好處去，只得權時騙好了夫人再處。夫人卻是老實人，見小姐如此，便也真心相待。不數日，到蘇州。夫人滿擬林員外一家必來，不想到家兩日，探望者甚多，獨不見林家一人來到，心中疑惑，即刻著人去問候。回來說：「林家房子已賣。都說為了官事，產業盡去到別處，完了案，到家帶了妻女一齊出門去了。」又說：「不知何往。」夫人大驚道：「員外安分家居，何來有別處？官司既已妥當，為何反又出門？可憐兩個老人家這些年紀，怎受得風霜之苦。」不覺傷感了一會，倒是愛珠聞知心上暗喜，若然相見，必無好處。幸夫人相待甚厚，快活過去。

光陰迅速，倏忽又經數月，忽報西邊大捷。不數日，又報狀元班師，封鎮西侯，石有光封大將軍，一同欽賜歸裡，然後到任。道全夫婦歡喜，自不待言。夫人更覺大喜，想官人既封侯爵，該有三宮六院，愛珠小姐原是他原聘，雖海親另嫁，今幸重歸我家，看他口氣，也欲同嫁官人，將來正好使他重續前盟。官人義氣深重，決不戀新忘舊。小姐與我甚好，決不忘情負義。即使讓他作正，亦理所當然。只官人看了節義最重，若與說明，決然不要，莫如只說是我結義姊妹，立誓同歸一處，騙他成了親，慢慢說明便了。主意已定。未幾狀元到家，各官出郭迎接，前呼後擁，八人憲轎，先自回家，然後打發職事轎馬，迎接父母妹子。夫人方知公婆無恙，一同到家，隨與狀元一齊牆門跪接。彥庵夫婦久知媳婦賢德，一見好不歡喜。未幾房族親朋，向來不理他的，今見他富貴封侯，盡來拜賀，狀元極意周旋，無一點驕矜之氣。急急上墳祭祖，設席請人，足足忙了半個多月。夫人每欲勸他娶小姐，奈到家未有半刻之間，難於開口。直至事情稍定，夫妻閒坐，夫人道：「妾身有一事久欲與相公商議，因未閒空，未敢啟齒，萬萬不可違拗。」狀元道：「夫人說哪裡話，下官的性命、官爵皆係夫人成全，有甚話說，怎敢違拗？」夫人道：「如此極妙了的，別事決不敢越分相強，妾身有個結義姊妹，與奴同庚，曾與立誓生死相同，向因家貧無暇及此，高發後正要對你說，又忽有皇命出徵，今幸得勝封侯。諸侯原該有三宮六院，故將姊妹久已接回，望相公成全，擇日成婚。一則此女終身有托，二則妾身可以朝夕相依，不負前盟，豈不一舉而三得麼？」狀元聽說大驚道：「夫人何出此言，我與你夫妻相合，情義最深，終身相守，猶恐報答不盡，雖蒙聖上封侯，不過派得浮名，猶如戲場上的紗帽，一時熱鬧而已，怎麼認起真來，說甚三宮六院。自後切勿再言，下官必不相從，徒傷夫婦之誼。」夫人道：「妾身與他立誓在前，今相公決意不從，置此女於何地？」狀元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待下官替他為媒，許他一個好丈夫，夫人既與結義，多贈他些妝資，以後至親往來，豈不情義兼到麼？」夫人道：「此計雖好，妾身終要與他同事相公，方得稱心，望相公曲從為妙。」

狀元道：「這個斷難從命。」

說完竟出去了。夫人見丈夫勸不轉，只得又假設一計，去求公婆。說媳婦有句說話，要求公婆作主，彥庵夫婦道：「媳婦有甚說話；我們自然依你的。」夫人道：「媳婦因身子虛弱，常常有病，前日將相公與媳婦的八字到星家一算，說相公命硬，該犯重妻，媳婦命薄，不應獨主中饋，當另娶一人幫助，方得齊眉。媳婦自幼原有一個結義姊妹，兩下立誓，終始必要相同適遇。媳婦命又如此，相公又封侯爵，原該有三宮六院，媳婦久已將姊妹接在家中，公婆亦曾看見，今早勸相公成就，苦苦不從。特來懇求公婆作主。」彥庵夫婦道：「別的事我自然替你作主，獨此事只怕不妥。」夫人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彥庵夫婦道：「你官人前日曾對我說，當初江中得命，全虧俞德。後到家娶親時，滿身瘋癲，命在呼吸，若非媳婦多方調治，朝夕勤勞，不顧性命，不辭辛苦，性命必然難保。今日功名名遂，父子相逢，皆汝之力，此恩此德，沒世不忘，怎肯重婚另娶，想來說也徒然。」夫人道：「鋪牀疊被，親操井臼，做妻子的理當服侍，有甚恩德。但既蒙相公懸念，就該為媳婦算計，倘果依星士所言，一旦喪命，上不能奉事公婆，下不能撫養兒子，有負相公恩情，豈不反害著媳婦了。」彥庵道：「媳婦既如此說，我們就對孩兒說便了。只是我見那女子雖生得標緻，嘴口澆薄，面肉橫生，兩眼邪視，行步輕挑，恐是個不情之女，媳婦也須斟酌，不要後來懊悔。」夫人道：「他就不情，媳婦終守此義，決無懊悔。」彥庵道：「賢哉媳婦！我待孩兒進來對他說便了。」

未幾，雲程進來，彥庵果將媳婦之言一說。雲程必意固辭，說：「媳婦如此賢德，豈有不壽之理，算命之言，何足為憑。孩兒向年一病幾死，若非媳婦調治，焉有今日？彼時已在神前立誓，終身斷不二色。況今媳婦已經有子，可免無後之慮。若因富貴而悔誓盟，此心何以對天地而治萬民，故寧受違命之罪，決不敢為負義之人，望爹爹母親相諒。」彥庵夫婦齊道：「好媳婦勸夫娶妾，絕無妒忌之心，孩兒立身守義，全無貪色之念，不是媳婦也配不得孩兒，不是孩兒也配不得媳婦，難得，難得，真吾門之幸也。」隨將兒子之言對媳婦說了，夫人也無可奈何，思欲慢慢再勸他。哪知愛珠小姐久已怨之不了，罵之不絕。原來雲程到家時，愛珠先私自偷看，見他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絕非利公子輕挑形狀，十分愛慕，思想他係父母自幼許的丈夫，懊悔退了，反作成無瑕這賤人受用，心實不甘。起初還望無瑕撮合，重續前盟，便好慢慢離間了他，不怕不弄到獨主乾坤。

誰知到家已久，只見他夫妻相好，朝歡暮樂，絕不將他提起。

至於夫人極意周旋，他卻全然不知，故想一會雲程，便罵一會無瑕。

一日忍耐不住，知雲程書房在花園中，便私自走進，希圖闖見雲程，便可通情。一直來到書房，見無人在內，台上圖書滿案。走到台前，將書翻看了一會，無情無緒，見旁有榻牀，便去睡倒榻上，恨不得雲程走進，相抱同睡，方才快心。哪知雲程果然來到，見榻牀上睡一少年美貌女子，大吃一驚，說：

「姑娘何來？如何睡我牀上，莫非花月之妖麼？」愛珠急急立起，相告道：「相公堂堂侯府，花妖月魅，誰敢輕人？」雲程道：「既非妖魅，男女有別，此是我的書室，難道不怕旁人議論麼？古語云：『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。』怎麼獨自睡我書房？」愛珠道：「奴家有許多苦情，來到園中散悶，適見書室無人，偶爾進來一看，不知相公到來，有失迴避，不厭絮煩，請自坐了，待奴細細告稟。」雲程道：「有甚苦情，快快說來，尚可效力，自當為汝伸冤。」愛珠大喜，正要扭捏些話迷惑雲程，誰知口還未開，忽見一個丫頭走進說：「夫人請侯爺講話。」雲程便起身對愛珠道：「我進去有事，你有話遲日講罷。」

說完竟同丫頭進去了。弄得愛珠一團高興化為冰冷，又氣又恨。

原來雲程雖無邪念，愛珠聽他說話竟道有情。夫人來請定出無心，愛珠亦認作有意，如何不恨。只得悶悶回房，將夫人足足咒

了三日三夜，恨不得咒死了讓他。又想雲程臨別曾說有話遲日講罷，這明明是厭他，他倒認說約他遲日再去。故念念不忘，時時察訪，訪著雲程獨在書房，竟不顧羞恥闖將進去。

雲程一見便喝道：「你究竟是誰家女子，前日無心到此，這也罷了，今又如何有意闖入書齋，是何道理？」愛珠道：「奴家有多少苦情，前日即欲告知相公，因相公有事進去，未及控訴，今特來細細稟知。」雲程道：「我與你水米無交，你的苦情何必苦苦要告訴我，況我有夫人在內，他做人最是賢德，你有話只合稟知夫人，等夫人轉述才是，如何竟到書齋？終屬不便，快快出去。」愛珠道：「奴家到此已經數月，夫人豈不知道。若肯為我周旋，早早對相公說了，何待今日自來告稟。」雲程道：「如此說你莫非夫人所說的結義姊妹麼？若果是結義姊妹，就是我的姨娘了，有話一發該向夫人說了，阿姨怎好與姊夫面談，快請進去。」愛珠道：「相公你還不知，被人欺瞞哩，我與夫人哪裡是甚麼結義姊妹。你開口是賢德夫人，閉口是賢德夫人，還不知他的根蒂哩。」雲程道：「我夫人是林員外的女兒愛珠小姐，怎不知他的根蒂。」愛珠道：「尚早哩！我便是林愛珠小姐，是你幼年原聘的夫人。他是我房中服侍的丫鬟，名喚無瑕，做人最不正氣，常與小廝們頑耍，有了私胎，我爹娘要處死他，是奴相救，怎說是賢德夫人？」雲程道：「胡說，你既是林小姐，彼時我來迎娶你，如何不嫁來，倒把丫鬟代替麼？」愛珠假意啼哭道：「你不提起也罷，提起來，叫我好不傷心！從來一絲為定，千金不移，奴家自許與君，便是君家的人了。誰知爹娘誤傳公婆凶信，又見相公貧病相連，遂起賴婚之意，逼奴改嫁。奴家決意不從，受了許多打罵，奈係生身父母，拗他不過，只得效錢玉蓮故事，到半塘橋投河自盡，遇著揚州沈媽媽在杭州進香，轉來船泊半塘，將奴救起，見他是個孤身寡居，遂認為母女，隨到淮揚。只道他是好人，誰知住了三年，竟將奴與小燕私自賣銀八十兩，聞說賣與徵西大元帥的夫人。奴家本欲到船依舊投河自盡，直至下船一看，原來就是無瑕。問起根由，方知爹娘見奴死節，難於回你，將他假作奴家嫁你的。我想奴家千貞萬烈，為你守節，他倒現成做了夫人，心中不甘，要等你回來說破。他情極再三求我，情願讓還夫人，自居側室，我倒也罷了。誰知相公到家一月，絕不提起，今日若不自言，此心何日得白。」雲程道：「此言即真，你也只好怨父母誤你，我卻不知，今日夫人皇封已受，名分已正，說也遲了。」愛珠走近一步，竟將手搭在雲程肩上，道：「相公怎說遲了，皇封雖受，原是封林氏的，他一向冒受，今日理應歸還原主。若說名分，我原是主，他原是婢，今日將他作妾，也不屈了他。若慮他不肯，相公現居侯位，這樣不正氣女子，就將他處死也不為過。」雲程大怒，將他手推去，道：「休得胡說，看你這樣形狀，胡言亂道，也不像個貞節女子，快快出去，待我細細訪實再處。」

愛珠還想歪纏，忽見一個小廝進來稟道：「撫院請酒，已著中軍官登門三次矣。」雲程道：「何不早講。」吩咐打轎，隨即更衣上轎，一面對小廝道：「以後著你在園門看守，方才這女人不許放進，若再到我書房，重責三十。」小廝答應看守不提。

且說愛珠又討了一場惶恐，心猶不死。想兩番都被人闖破，哪有這般不湊巧，必然都是無瑕這賤人有意叫來的，此仇不可不報。只須再將幾句巧語去打動他，諒無不妥。正是，但知利口巧如三尺劍，哪知燈蛾赴火自燒身。